

楔 子

相傳，在別人的墓前要謹言慎行，無論是對著墓碑批評，還是對著墓碑感嘆都不行，如若不小心做了，會招來完全無法想像的境遇，至於是好是壞就不得而知了……

清明剛過，天還下著濛濛細雨，華府新喪，今日是華府之主華磊出殯的日子，亦是多年前便已逝世的華夫人安若怡的忌日。

前朝腐敗民怨四起，義軍應天命而起，之後華磊跟著義軍打天下，推翻前朝之後，新帝上位大封功臣，華磊被封為安國將軍，擁有賢妻美妾以及皇帝賞賜的珍寶及產業，可說十分風光。

然而安若怡逝後，華磊頹廢喪志，無心仕途，加上華老夫人的拖累，不知得罪了哪方權貴，將華老夫人所為錯事大做文章，硬是指向華磊授意，華磊因而落得被皇帝摘了名銜的下場，而後華老夫人病死在牢中，華磊從此自暴自棄，酗酒成性，幾乎成了廢人一個。

同時，雖無法成為主母，但還是掌管內宅大權的小妾蘇霏雪也不甘寂寞，在變賣了華府的產業之後，帶著兒子華皓離開了。

最後，華磊在思妻過度又逢鉅變，憂憤攻心下，臥病在床整整十天，最後去了，只留下華府這個空殼子給長子華煜。

處理完父親後事的華煜來到母親的墳前，她已過世十年了，她過世那年，他才十歲，很多事情他不懂，也傷了母親的心，這麼多年過去他懂了，可是卻已經來不及了。

「母親妳可知道，這十年來，父親未再娶，甚至將妾扶正都沒有，他對妳是真的……」

幾名在華府家道中落後仍跟著主子的忠心僕人，聽到少爺的話，皆忍不住掩面。

「這些年來，很多事都是那個德性不佳的姨娘搞出來的，她汙妳不貞、捏造父親與醫女有染，母親，妳誤會父親了。」

此時，隱身在不遠處大樹後的一名女子，默默地掉下了悔恨的淚水，事情走到這個地步，是不是因為她的心高氣傲？

她生逢亂世而家道中落最後家毀人亡，但她始終認為自己是名門出身，一個意外被華磊所救後，她陪著在義軍之中生活多年，又因略通岐黃，受了當時還是元帥的皇上青睞，在新朝初立之後，被親封醫女名號，讓她更覺得高人一等。

華磊收了她當義妹，封了將軍之後自然也讓她住在將軍府裡，並託她照料妻子的身體，起初她是用真心照料安若怡的，沒想到安若怡卻處處提防著她，最終心高氣傲的她疏遠了安若怡，才導致了後來一連串的不幸。

安若怡是死於沒有及時就醫，她難辭其咎，所以將軍府會沒落，她視自己是間接的罪人。

宋裊裊悔不當初，以致於無顏去面對那個曾經很親近自己的孩子，如今華煜方屆弱冠之齡就死了雙親，她卻只能這麼遠遠的看著。

「妳知道每一年妳的忌日父親都會來這裡向妳傾訴相思嗎？我每年都會偷偷跟

來，那些話他平常不會說，可是你知道我聽了之後有多氣、多怨嗎？氣父親為什麼在妳還活著的時候不說，要等妳不在了才後悔，但其實……我更怨的是母親妳。」

聽到這句話，一旁的僕人們互相望了一眼，思考著該讓少爺繼續說以消滅內心的鬱悶，還是該勸阻他人死為大，在夫人的墳前這麼說，是不孝的行為？

「我怨母親明明多年經商，閱人無數，為什麼就是不懂枕邊人真正的心意？我怨母親明明在日子最艱苦的時候都能堅毅不撓，為什麼面對父親的疏遠，卻不再多堅持一些，想辦法挽回父親的心？我也怨我當時不懂事，衝撞忤逆了妳、疏遠了妳，妳只是傷心，卻不肯多花點心思將我拉回身邊。」

濛濛細雨在華煜的臉上覆上了一層水珠，以致於看不出他眼角的溼潤到底是雨水還是淚水。

「然而我最怨的是，我明明是愛著母親的，為什麼我會這麼笨、這麼傻，非要等到母親不在了，才知道我其實是中了計。」華煜垂在身側的雙手緊握成拳，站了起來，語氣也開始添入真正的怒氣，「我這麼傻、這麼愚笨，妳居然到死前還惦著我，我是個不孝子，應該立刻在妳的殯前自刎謝罪才是，要不然天都要收了我！」

「少爺！」僕人們一陣心驚，連忙衝上前去勸阻，「少爺，別胡說，會應驗的。」「那就應驗吧，讓我去向母親謝罪！」

「少爺！別再說了！您的衣裳都被雨淋溼了，我們快回去，別受寒了。」

華煜的雙腳像生了根似的，兩名僕人花了好一番功夫才拉動了他，華煜無神似的看著前方，僕人們見出了墓庭外就是一片泥濘，怕他髒了腳，於是讓他等在原地，他們先去把馬兒牽過來。

兩名僕人踩著泥濘離開沒事，而在墓庭裡的華煜才剛跨出一步，就不小心滑倒，後腦重重地撞在堅硬的石地上。

見狀，宋裊裊忍不住驚叫一聲，引得兩名僕人回過頭，就看到少爺倒在地上，頭的下方漫出一灘猩紅的血。

「少爺！」

「煜兒！煜兒！」宋裊裊再也忍不住心焦，她快步奔上前來，見華煜圓睜著雙眼，可是眼眸之中已沒有生氣。「煜兒！別嚇裊姊姊，快醒來！快醒來啊！」

在華夫人逝世滿十載的這一天，兩個最愛她的男人也跟著去了，正應驗了當年方外之士的那番話——

將軍，夫人是您命中的貴人，有她在華家，可保華家風生水起，但這富貴是要付出代價的，一旦她去了，先不論華家會開始逢厄遇劫，若有深愛著她的至親，不出十年，亦將跟著去了，將軍，勸您一句，夫人，您不可負。

第1章

「太陽已經下山了，可是我還不想回家。」

「若怡，天黑了，妳一個十歲的小女娃在外頭很危險的，我送妳回家吧！」

「不要！回家了也只有我一個人，爹爹忙，娘親也不在了，在這裡至少還有磊哥

哥你陪我。」

「別傷心，以後妳的親人會越來越多的，妳會長大，嫁一個如意郎君，生幾個白白胖胖的娃兒，很快妳就不孤單了。」

「不要！我才不是成親之後以夫為天的女人呢！我會是一個靠自己發家致富的女人。」

「妳不需要一個人努力，就像我，我很願意照顧妳，給妳妳所要的一切。」

「磊哥哥喜歡我嗎？想娶我嗎？」

漫長的沉默之後，男孩輕輕一笑，說：「如果妳不嫌棄我十五歲了還不識字，又是佃農的孩子，我很願意娶妳、照顧妳喔！」

「我才不會嫌棄磊哥哥！」

「那麼，我會一輩子陪在妳身邊，妳去了，我也跟著妳，永不分離。」

「說定了喔，打勾勾！」

「好！打勾勾。」

啊！多美好的夢境啊！這個回憶勾起了安若怡的唇角，她的磊哥哥，曾經如此體貼溫柔，可是後來的他變了，她好希望都能躲避在這個夢境裡，永遠不要醒來。可是，有人不想讓她如願……

「母親妳可知道，這十年來，父親未再娶，甚至將妾扶正都沒有，他對妳是真的……」

「這些年來，很多事都是那個德性不佳的姨娘搞出來的，她汙妳不貞、捏造父親與醫女有染，母親，妳誤會父親了。」

「妳知道每一年妳的忌日父親都會來這裡向妳傾訴相思嗎？我每年都會偷偷跟來，那些話他平常不會說，可是妳知道我聽了有多氣、多怨嗎？氣父親為什麼在妳還活著的時候不說，要等妳不在了才後悔，但其實……我更怨的是母親妳。」

「我怨母親明明多年經商，閱人無數，為什麼就是不懂枕邊人真正的心意？我怨母親明明在日子最艱苦的時候都能堅毅不撓，為什麼面對父親的疏遠，卻不再多堅持一些，想辦法挽回父親的心？我也怨我當時不懂事，衝撞忤逆了妳、疏遠了妳，妳只是傷心，卻不肯多花點心思將我拉回身邊。」

「然而我最怨的是，我明明是愛著母親的，為什麼我會這麼笨、這麼傻，非要等到母親不在了，才知道我其實是中了計。」

「我這麼傻、這麼愚笨，妳居然到死前還惦著我，我是個不孝子，應該立刻在妳的憤前自刎謝罪才是，要不然天都要收了我！」

「少爺！」

「煜兒！別嚇壞姊姊，快醒來！快醒來啊！」

煜兒！她的煜兒怎麼了？出事了嗎？

安若怡嚇得彈坐起身，尚不知今夕是何夕，想掀開被子下床，沒想到她的房門已經被推開，接著她就看見華煜走了進來。

「娘，都日上三竿了妳還在睡，快點起來準備了，父親派來接我們的人就快到了。」

「接我們？」

「娘，妳是不是睡糊塗了，忘了父親現在已經是名震四方的安國將軍，他挑了今天吉日，要接我們進將軍府。」

安若怡呆傻地坐在床上，歪著頭看著一副小大人模樣的兒子。

兒子明明就是一個萬事依賴她打理的孩子，怎麼可能自己起床、梳洗妥當，還能來喊她起床？

但最詭異的是……她明明就已經死了，傷心欲絕抑鬱而終，怎麼又活回來了，而且還回到將進將軍府的那一天？

「我……我不想去將軍府。」一進將軍府，就是她此生痛苦日子的開端，就算是過去十年她一個人辛苦操勞家計，都沒有這麼痛苦。

「娘，妳在說什麼啊！妳不是很期待一家團圓，說什麼不去！」華煜把母親拉下了床，把她帶到他剛剛捧進來的水盆前。「妳趕快梳洗，再換上父親命人送來的那件衣裳，祖母大人都已經等了好一會兒了呢！」

聽到祖母大人這個詞，安若怡的心揪了一下，她想起婆婆因為不待見她而做了什麼……

她側過臉，不解地看著兒子，婆婆不喜歡她這個媳婦，連帶的也不喜歡自己兒子，但兒子不管祖母怎麼對待他，總是奶奶、奶奶的喊個不停，為什麼會突然喊祖母大人，而且語氣似乎還帶著點嘲諷？

好像一夕之間，兒子明白了祖母其實很討厭他一般。

安若怡用雙手掬了些水輕輕潑在臉上，這一切，真是奇怪得緊。

她是作夢了？夢見自己在將軍府過了悲慘的一年？還是……她不知被什麼神祇給拉回了一年前，要重新再過一次這樣的人生？

不！那一切太深刻了，清楚得不像是夢境，那是她的記憶，她曾經走過的人生。她再世為人了？所以在將軍府那一年的記憶才會這麼的清楚，但又有恍若隔世之感？

是啊！說是隔世也沒錯，因為她已經死過一次了，上輩子的她死於抑鬱，然而這輩子她又即將進入將軍府，能逃得了這個命運嗎？

兩頂轎子正風光的往安國將軍府抬去，前頭較大的轎子，是華將軍的母親華夫人乘坐的，後頭的轎子坐著的是將軍夫人安若怡及將軍的嫡長子華煜。

曾經，安若怡也坐在這頂轎子裡，一臉的幸福期待，和華磊成為比翼鳥的這趟路真的太遠了，她走了整整十年。

華磊與安若怡算是青梅竹馬，她是村長之女，雖不是什麼書香門第，但由於家境不錯，父親讓她讀了不少書，女孩兒該學的女紅也沒荒廢，她知書達禮，又生得貌美，有不少人想跟安家結為親家，但最後她選擇了目不識丁的佃農之子。

安若怡十五歲時嫁給當時已經二十歲的華磊為妻。

華磊長得不算太俊，但也算粗獷有型，他個性老實，又從小喜歡著安若怡，別的公子哥送安若怡的都是翠玉鐲、金步搖，但他送的不是竹葉編的蝴蝶，就是鮮花做的花環頭飾。

雖然村民都覺得安若怡是下嫁，她應該有更好的選擇，但她自己從不這麼覺得，

婚後她和華磊確實過了好一段甜蜜的日子。

可惜的是，他們新婚不久就發生戰亂，朝廷大舉點兵，連華磊這種農家子弟也被徵兵上戰場。

在華磊的老母親劉氏及安若怡哭著送走華磊後不久，義軍就打到了他們居住的地方來。

安村長死於戰亂，整個村子受戰火波及後幾乎不能住人，當時很多難民逃往京城或京城附近的城鎮，因為越接近京城，戍守的軍隊越驍勇，百姓的性命就越有保障，安若怡只能將父親草草埋葬，帶著婆婆逃往京城。

京城基本上還算安定，只是當時難民太多，不是人人都進得了城，所幸安若怡的父親給了她不少嫁妝，透過一位父親的舊識牽線，她用那些嫁妝買通城門官進了城，還找到一處小宅子安身。

嫁妝用罄，安若怡只能憑著自己唯一會的技藝，在京城裡做起製作頭面的小生意。沒多久，安若怡就發現自己懷了身孕，算算時間應該是華磊被點召前的那一夜懷上的，有了孩子後，壓在她身上的擔子就更重了，所幸她的手藝坊生意還不錯，後來不但養活了一家人，還攢了點錢，就是想著有朝一日華磊由戰場上回來，可以讓他做點小生意。

一個朝代的腐敗果然不是沒有徵兆的，義軍一路打往京城來，京城裡上從皇族富賈下到平民百姓都還在夜夜笙歌，這倒也不是沒好處，安若怡做的生意還得靠這些人的奢靡。

一場仗打了十年，在義軍一舉攻進京城的那一天宣告結束，而前夜，皇宮中竟還舉辦了一場大宴，完全不知道大限已至。

新帝登基大封功臣，皇榜昭告天下，在那皇榜之上，安若怡看見了華磊的名字。她本以為華磊在敗軍之列，最好的結果是成了戰俘，而新帝是個明君，登基後的第一道皇命便是大赦戰俘，想不到還有更好的事情，就是華磊竟會加入了義軍，如今成了安國將軍。

安若怡掀起轎簾，看見將軍府已在前方，她記得前世關於自己孩子的身世有許多流言蜚語，華磊始終相信她，就這一點，她非常感謝他，但他們夫妻倆的感情終究還是在兩個女人的介入之下轉淡了……

當他們祖孫三代下了轎子，看著將軍府門口迎接的陣仗時，安若怡想起了前世她初來到將軍府的那股心痛。

那時的她滿心期待著自此能與夫君過著幸福的生活，卻沒想到她一下轎第一眼看見的是站在夫君身旁的女子。

她不難猜出女子的身分，當時的她，腳步一個踉蹌，險些就要站不穩了。

果然如安若怡記憶中的一樣，女子一見華老夫人，立刻上前一福身。「老夫人萬福。」

華老夫人不解兒子都還沒開口，這女子怎麼自己出聲了。

華磊只是看了母親一眼，然後淡淡的道：「母親，這是蘇霏雪，是孩兒的妾室。」

「原來如此，看來相當端莊討喜，不錯、不錯。」

或許是因為前世已經經歷過一次傷痛，如今的安若怡一臉冷然，她既然知道這一年會發生什麼事，她就要逼自己冷心冷情，否則傷心的只會是她自己。

華磊本因為納妾，對安若怡是滿懷歉疚的，當他望向安若怡，卻發現她神色如常，他難掩震驚，妻子的神情彷彿在說「我對你的情已淡，你納了妾又有何妨」。

華煜抬眼看見了母親的表情，也被這無情的樣貌給嚇著了，他一頭撲進了母親的懷中，大聲哭喊，「娘！妳別一句話也不說啊！我知道妳傷心，但妳這樣煜兒會擔心的。」

原來……這是妻子傷心的表現嗎？華磊更加歉疚，他十年來不曾陪伴在她身邊，竟連她怎麼表達傷心都不知道……

華老夫人本就不喜歡安若怡，在看到兒子體面的妾室後，就更偏心了。「高高興興的日子，有什麼好傷心的，難不成是因為妳夫君回來了，妳很多事不方便，才這麼傷心？」

是啊！即使華煜有些許不同，但是婆婆的性子依然沒變，安若怡不想忤逆長輩，但也適時反抗，「娘，您的教誨若怡全謹記在心，娘再三提醒，若怡不敢或忘。」接著她轉向華磊，又道：「夫君，別一直在門口站著，娘年紀大了，身體很多方面都不好使了，別累著了娘。」

這前言後語分開聽是沒什麼，但合起來一想，無非是在說她年紀大了，腦袋不好使，才會教訓媳婦的話老是重複說個不停，華老夫人不悅的道：「若怡，妳的意思是我年紀大了，記性不好了？」

「若怡不敢，還不是怕娘累著，要不，我們就在門口多聊一會兒吧！」安若怡接著轉向蘇霏雪。「霏雪，妳第一次見婆婆，依禮該敬茶，就在這下跪敬茶吧。來人！備茶及跪墊來！」

華老夫人氣得火冒三丈，蘇霏雪則張著口久久說不出一句話，華磊在一旁暗自露出了笑意，若怡這伶牙俐齒的模樣，除了小時候，他許久沒見過了。

他知道母親不是好侍奉的婆婆，也曾心疼若怡的逆來順受，老實說，他娶了若怡算是高攀，但母親沒想自己並沒有送出多少聘禮，反倒抱怨親家沒給媳婦準備太多的嫁妝。

當時她還擔心自己不諒解她，曾私下向他解釋岳父是給了她不少嫁妝，但時局不好，眼見就要打仗了，置產也可能會受戰火波及，不如把錢留在身邊，而且等真的打起仗來，就算要變賣家產，也無人願買。

他當時就很佩服若怡一個女人家如此有遠見，也就萬事都替她在母親面前擋了下來。

「母親，還是先進去吧，霏雪等著向您敬茶呢！」

華老夫人氣得扭頭就走，對於安若怡的不喜完全不加以掩飾。

後頭華煜自以為沒人看見的笑容倒是被華磊捕捉到了，看見母親無言以對只能生悶氣，連他都只敢暗自笑著，這小子竟然大方的露出白牙，他輕輕的拍打了一下兒子的後腦做為懲戒，就帶著他一起進門了。

而跟在他們身後的蘇霏雪，露出一抹幾不可見的陰險笑意，看來她們婆媳倆是不

和的，這可給了她好機會。

一般來說，妾室敬完茶後，身為婆婆的華老夫人該給見面禮，華磊早已為母親準備妥當。

蘇霏雪歡喜的接下華老夫人的見面禮，她討好的功夫做得很足，把禮收下後立刻要婢女將一只漆盒取出，親自送到華老夫人的手中。

華老夫人打開一看，是一只翡翠手鐲。

即便是像華老夫人這種窮苦人家出身的人，都看得出來這手鐲價值不菲，只是現在她的兒子成了大將軍，她若是大驚小怪的怕是會讓下人們看笑話，所以她表面上仍表現鎮定，拿起手鐲戴上，不忘誇讚道：「這翡翠手鐲顏色真漂亮，霏雪你有心了。」

「娘，這手鐲是前幾年我爹意外尋得的蘭花翡翠，上頭的紋色花青翠透，猶如暈染的墨彩，是萬裡挑一的臻品，一聽說夫君尋得了娘親回來，便特地要我把這手鐲送給娘。」

「原來是親家翁的心意，霏雪，改日請親家翁來家裡做客，讓我們好好招待他。」

「娘，此事不行。」華磊馬上阻止，「霏雪的爹是御史，依律不能接受邀宴及饋贈。」有很多朝裡的事，母親並不明白

華老夫人對這嚴苛的規矩感到不解，但由於是律法也無可反對。「連翁婿之間也不行啊？」

「娘，霏雪既是為妾，身分不等同正妻，我與蘇御史之間自然不能稱為翁婿。」

「那麼霏雪，就請你代為向親家翁表達我的謝意吧。」

「霏雪明白。」蘇霏雪表面恭敬，心頭卻對華磊刻意的區別感到相當不是滋味。既是御史之女，華老夫人更喜歡蘇霏雪的出身，如今兒子貴為安國將軍，娶個官家女兒才算門當戶對，安若怡更配不上了。

「磊兒，說來霏雪有這等出身，當你的妾是委屈了，至少也該給她一個平妻的身份。」

一直靜靜坐在一旁的安若怡，聽到這句話只是微微勾起一抹冷笑。是啊！前世的這一天，她就是這麼坐在廳上，聽著婆婆貶低她的身分，暗指她不配當將軍夫人。華磊的神情有些難堪，母親這話對若怡是一種羞辱，更別說這十年來他不在家，若怡獨自扛起家計，如今他功成名就回來，母親就說出這樣的話，要是傳了出去，有多無情無義。

華磊要開口，卻不知道該怎麼說得婉轉，這麼一猶豫，倒讓華煜搶白了一

「御史是什麼官啊，很大嗎？」

蘇霏雪堆起笑容，柔聲回道：「煜兒，御史是一種監察官，品級雖不大，但在朝中有監督員吏的責任。」在她為華磊誕下子嗣之前，她必須多多巴結討好華煜。安若怡冷眼看著蘇霏雪對兒子露出粲笑，蘇霏雪的確很美，一顰一笑都能牽引男人心魂，就連華煜這樣的孩子也不例外，漸漸的，華煜會與蘇霏雪越來越親近，甚至到了疏遠她這個親生母親的程度，她知道自己將一步步被孤立，終究夫君沒了，兒子也沒了……

「我還以為是多大的官呢！因為可以送出那個好名貴、好名貴的翠玉手鐲。」即便蘇霏雪成了自己的妾，華磊也沒和蘇御史走得太近，表面上蘇御史並不富有，可的確蘇霏雪帶來的嫁妝可不簡單，經華煜這麼一說，華磊心頭還真有了疑惑。

「煜兒，別胡言。」安若怡制止了兒子，原本存在心頭的疑惑又更深了些，這輩子似乎連兒子對這個姨娘的態度也變了。

「娘，煜兒還沒說完呢！監察御史的品性要很好吧，身為監察御史的女兒，姨娘妳怎麼沒學好規矩，只向婆婆敬茶，卻沒向我娘這個正室敬茶呢？」

今天華煜的種種表現實在讓安若怡意外，她那個輕易就被收買了的兒子，居然為她教訓了姨娘？

華磊聽到兒子說出不敬的言語，雖然他是為自己母親抱屈，但身為晚輩說出這樣的話著實不妥，當下便喝斥道：「煜兒，不可無禮。」

華煜立刻大哭出聲，「明明是姨娘先無禮，爹爹不罵她卻來罵我！我們將軍府裡也該有御史，監察爹爹你不公平。」

華磊被說得無言，蘇霏雪身為妾室沒有向正室敬茶，是無禮沒錯。

蘇霏雪在被一個小輩指責之後，也不愧她身段柔軟，立刻緩頰道：「夫君莫氣，是霏雪不知禮數有錯在先，煜兒說的沒錯，別對他發脾氣。」

早在華煜說出那段話後，華磊再罵華煜就顯得理虧了，如今蘇霏雪這麼說，正好給了他臺階下。「煜兒，你姨娘不跟你生氣，還不快向你姨娘道歉。」

想不到華煜只是撇頭哼了一聲，便跑到自個兒母親身旁。「以前家裡苦，很多跟煜兒一般大的孩子家裡都沒米糧了，更別說能湊得出夫子的束脩，但煜兒的課業一點也沒有荒廢，都是娘親沒日沒夜的坐在工作臺邊，靠著做頭面的手藝給我吃穿、供我讀書，所以誰也不能委屈我娘。」

這話無疑是給蘇霏雪下馬威，她忍著心中的不滿，臉上還是堆著滿滿的笑容。「煜兒，你別誤會，姨娘不是不尊重你娘，姨娘只是還沒來得及向你娘親敬茶，姨娘是真心尊重你的娘親的。」

這個孩子不簡單，不能小看他。

蘇霏雪要身邊的婢女立刻再端來甜茶，走到安若怡的身前屈身敬茶，「是霏雪失禮了，請姊姊勿怪。」

敬茶是喝了，見面禮安若怡卻沒有準備，因為上輩子蘇霏雪並沒有向她敬茶，今日若不是兒子說了那些話，看來她本來也不打算敬的，而如今喝了人家的敬茶，不回禮倒換成她不知禮數了。

「娘，見面禮放在我這兒呢，妳忘了嗎？」

是嗎？她曾經準備了見面禮嗎？安若怡困惑的看著兒子，就見他從懷裡取出一只精緻的木盒，她認出上頭的紋飾，是她鋪子裡賣的飾物。

華老夫人的禮是華磊準備的，自是不凡，而安若怡準備的肯定不是什麼好東西，蘇霏雪本想讓眾人看安若怡的笑話，卻沒想到接過木盒打開一看，竟是一只十分精緻的鎏金髮鉢。

她的笑容瞬間一僵，但又立刻覆上了假面。「姊姊這禮好美，妹妹好喜歡，謝謝姊姊。」

華煜很得意地拍了拍胸口，彷彿是他自己的手藝一般。「姨娘，妳有所不知，我娘親手做的頭面，可是京裡很多的富戶夫人、千金愛不釋手的臻品喔！」他就是不想讓蘇霏雪看不起這個髮鉗。

安若怡揉了揉兒子的髮頂，她的手藝的確有不少夫人小姐們青睞，但要說到是臻品也太誇大了。

「那妹妹就再次謝過姊姊了。」蘇霏雪狀似欣喜的闔上木盒。

敬茶的儀式告一段落，華磊手一揚，幾名婢女走上前來。「娘，這是霏雪為您挑選的貼身婢女秋月，乖巧伶俐，王嬪嬪則是負責處理您院落裡的大小事。」一老一少兩名奴僕上前見禮後，華磊接著又道：「您的院落已經為您準備好了，廚房也正在做您最愛吃的菜，您安頓一下就可以用膳了。」

「好！磊兒，待會兒陪娘一起用膳。」華老夫人轉頭看向蘇霏雪，滿意的笑道：「霏雪，妳也一起過來。」

「是的，娘。」蘇霏雪一個福身，低頭掩飾過去的，是看見華老夫人刻意冷落安若怡的得意。

華煜還想抗議，就讓安若怡抓住了手臂，他回頭看了母親一眼，最終閉上嘴沒說話。

這個小動作華磊當然也看在眼裡，今天他是有些冷落妻子了。「若怡，這個婢女名叫玉顏，是我為妳挑的，她之前跟的主子是大戶人家的主母，今後內宅的家務要由妳來操持，她可以幫妳。」

安若怡看著這個熟悉的婢女，是她死前唯一一個為她流下眼淚的人，她心一動，眼眶含淚的托住了玉顏的手。「玉顏，日後要辛苦妳了。」

「夫人別這麼說。」玉顏意外於主母對自己的熱絡，但也因為安若怡這般托著她的手，輕輕拍著、揉著，好像她們是失散許久的姊妹一般，她打從心底喜歡上這位夫人。

「磊兒，若怡哪有辦法操持整個將軍府的家務，我想還是讓霏……」

華磊打斷她道：「娘，我已經決定了，請娘舒心養老，別管這些小事了。」

他又怎會不了解母親在想什麼，按理應該是由母親來操持家務，但母親畢竟上了年紀，而且由母親操持家務勢必會偏心，而蘇霏雪雖然出身官家，終究只是妾室，他看母親大半是看中了她的娘家背景，如果再讓她操持家務，那若怡情何以堪，這是他唯一能做到的體貼，他已經違背當年對她的誓言納了妾，萬不能再奪了她的地位。

看兒子十分堅持，華老夫人決定暫時先依他，日後要從中挑出安若怡的錯處有得是機會，到時再奪了她的權也無妨。

安若怡進了廳裡就沒什麼說話，華磊有心想多跟她聊一些，打算今晚要宿在她的院落，陪她談談心。「若怡，這些年辛苦妳了，妳說說，我該怎麼補償妳？」

補償？華磊曾也這麼說，她也的確開口了，但被婆婆否決了，從此之後，她都被

關在這座華美巨大的牢籠之中，直到……失去性命的那一天。

「唉……」華煜重重的嘆了一口氣，引起了眾人的注意。「娘說了也沒用，爹爹根本不會答應，想來只是意思意思敷衍一下娘而已吧。」

「煜兒，你今天是怎麼了，怎麼這麼胡鬧？」華磊看著前幾天知道他的身分，還抱著他的大腿不停撒嬌，哭著說終於有爹親的華煜，怎麼才幾天的時間，好像長成了一個小大人？

「那爹爹要說到做到，否則就是煜兒說對了，那就不能說煜兒胡鬧了。」

「若怡，妳說吧，只要我能力所及，我就答應妳。」

安若怡知道這是一個大好機會，華老夫人肯定還是會反對的，雖然有很大的可能華磊還是會聽從華夫人的意思，但她還是開口了，「剛經歷戰亂，京城裡多了許多孤寡，我想給他們一個自力更生的機會，所以我想繼續做頭面的生意，請一些手巧的婦人，由我親自傳授技藝。」

若怡說得如此冠冕堂皇，如果拒絕了，那他豈不真應了兒子那句話，雖然一個女人家不該在外拋頭露面，但想想做的反正都是女人的生意，能有什麼，於是華磊就準備要答應她。

但華老夫人快了一步，「不行！我就知道妳不安於室！我們華府的媳婦，怎麼可以這樣拋頭露面。」

「娘，過去十年，我可是靠著拋頭露面才養活我們一家子的。」

「妳現在是跟我討功勞嗎？」

「若怡不敢。」

華磊已經厭倦了母親的偏見，他出聲道：「娘，這事我不反對。」

「磊兒！」

「娘，怎麼做還不是女人的飾物，就算拋頭露面，也是跟女人做生意，有什麼關係？」華磊也覺得安若怡有心幫助那些沒了丈夫的寡婦的心思值得讚揚。

「磊兒，這來看頭面的可不只是女人，就像那個凌老闆……」

華老夫人的話還沒說完，華煜就捧著肚子叫了一聲，「哎唷！」

安若怡心一驚，有些焦急的問道：「煜兒，怎麼了？肚子疼嗎？」

「好疼……好疼啊！爹爹，你快給娘親答覆，我們要回院落去了，我趕著上茅廁啊！」

「爹應了，你快隨你娘親回院落去。」華磊說完又對著玉顏交代，「玉顏妳帶路，等一下讓裊裊替煜兒看看。」

玉顏福了福身，立刻帶路前往安排好的院落，一切快得華老夫人來不及阻止，只能兀自氣惱。

華磊既然決心補償安若怡，那麼她想要的他都可以為她做到，即使會惹母親生氣。走出大廳拐了個彎，華煜確定廳裡的人看不見也聽不到他們時，直起身子，哪裡還有剛剛那痛苦的模樣。

「煜兒？」安若怡看兒子恢復如常，不解的問道：「你的肚子不疼了？」

「突然就不疼了。」

安若怡掩嘴輕笑，就算吃了仙丹妙藥，也要等藥效發作，哪裡像他走沒幾步路就好了的。「你啊！古靈精怪的。」

見母親終於笑了，華煜這才放下心。

第2章

安若怡的院落有個很雅緻的名字，纖雲閣，一走進去，她就看見熟悉的景色。

京城裡的豪宅除卻原先那些富豪，很多是前朝官員所有，如今改朝換代，很多官員不是拔了官就是抄了家，他們留下來的官邸就成了犒賞功臣的賞賜。

華磊是數一數二的大功臣，皇帝賜給他的宅邸自比其他官員更加豪華，雖然華磊不是這座宅邸的原主，但這宅邸一沒被戰火波及，二又是這些年才建的，要不是安若怡在京城居住了好些年，一定會以為是新建的。

安若怡一路走來，看著熟悉的雕梁畫棟、亭臺樓閣，廊道自花園中央穿心而過，兩旁都是仙境一般的美景。

時節剛入秋，不冷不熱，幾隻沒跟上時令的蟬兒鳴叫著，鳥兒趁著冬遷前在枝頭上吟唱。

玉顏見夫人沿路走來笑容似乎多了，也開心的介紹著，「夫人，將軍府原為前朝宰相的府邸，這處院落是宰相夫人的居處，將軍當時一眼就看上了這裡，姨娘和老夫人的院落是將軍命總管去挑的，唯有夫人您的院落，是將軍親自擇選，這院落的名字也是將軍自己取的。」

「將軍取的名？」這件事安若怡倒是第一次聽說，也可能是上輩子她光是因為華磊納了妾，再加上婆婆在眾人面前給她難堪，讓她心神陷於恍惚，所以根本沒仔細聽玉顏的話。

「是的，據說是將軍有回陪著皇上看戲，戲裡的人詠了詩，將軍聽了纖雲這兩個字覺得喜歡，就用來當作夫人院落的名字。」

安若怡沒忘記纖雲閣是將軍府中唯一築有觀星臺的院落，日間午後可以觀覽雲彩，夜裡可以賞月觀星。「纖雲弄巧，飛星傳恨，銀漢迢迢暗度。金風玉露一相逢，便勝卻人間無數。」

玉顏聽見夫人吟的詩，果然和小姐吟的一樣，當時她記得小姐還說了，將軍是一個很痴情的男子。

「那麼夫人應該知道將軍為什麼有感而發了，將軍看戲的時候，一定是想起什麼了。」

安若怡的腳步停頓下來，她捧著心口，想起死而復生之前，她身處在一片漆黑虛無之中，聽到的成年男子的聲音，對方自稱是她的煜兒，說華磊一直深愛著她，過去的種種只是誤會……

莫非她真誤會了華磊？安若怡側過身去，扶著廊道的亭柱，她能這麼想嗎？

「夫人，您怎麼了？身子不適嗎？要不要奴婢喚小姐來……」

「沒事，我沒事。」安若怡一直強撐著的情緒，此時似乎讓淚水尋到了破口，會不會她的重生，是要來完滿前世的缺憾？

她半信半疑，卻知道剛剛自己強裝的無情，正在慢慢瓦解。

她不知道該不該相信這個直覺，萬一她錯了，等著她的可是整整一年悲慘的人生，想起她臨死前的不甘心，她好怕再經歷一次。

好怕再次孤身一人離開人世，而身邊為她哭泣的，只有玉顏一個人。

「夫人莫非是知道了將軍的心意而感動了？」看著夫人的淚，玉顏只能這麼猜測。

「十年了，我早已不知道這名震天下的安國將軍，是不是還是當年那個磊哥哥。」安若怡抹去了眼淚，笑容有些無奈、有些淒楚。

這首詩，原是在歌詠牛郎織女的愛情，她不知道華磊當時看的是什麼樣的戲，但應是一對相隔兩地的戀人吧，是否讓華磊想到了他身在遠方的妻子？

安若怡感覺到一雙溫熱的小手握住了她的手，她低下頭，看見兒子正憂心忡忡的望著自己，她怎麼能讓孩子這般為她擔心，於是她伸出手摸了摸兒子的頭，安撫道：「煜兒別擔心，娘沒事的。」

「我知道娘看見爹爹納妾很傷心，但爹爹也有可能是身不由己，娘或許覺得過問會顯得你沒有容人的氣度，但女人終究是女人，都想知道自己的夫君是不是良人，娘可以問爹爹，我相信爹爹會給娘一個解釋的。」

「我的煜兒怎麼一夕之間長大了？」安若怡輕撫著兒子的小臉蛋，好笑的道。兒子除了那雙炯炯有神的大眼以外，長得和華磊都不像，他承襲了她小巧精緻的臉型、直挺的鼻、略顯紅潤的雙唇，讓人看了他現在的樣子，就能知道長大會是什麼俊俏的模樣。

也因為他與華磊的不相像，最後成了她不貞的佐證，唯一相信她的，只有那個被笑話的華磊。

「娘，煜兒擔心妳。」

「沒事的，你還是個孩子，用不著那麼快長大。」

「娘不要煜兒擔心，那就爭氣一點，挺起背脊，想想妳開鋪子的時候有多精明能幹，一個從小養在府裡大門不出、二門不邁的官家千金，鬥不過妳的。」

「你啊！」安若怡伸出食指，輕輕戳了下兒子的額頭。「小小年紀的，你知道什麼叫鬥？」

「娘不要小看煜兒，煜兒可以當娘的軍師。」

「好好好，娘有需要定當跟軍師你請益，希望到時你別倒戈，心都偏向了你娘才好。」說到這裡，安若怡的心情有些悽然，這個孩子會不會像前世一樣，最後讓蘇霏雪收買了？可是一看到兒子沒了笑容，她立刻打起精神，「娘開玩笑的，不是不信任你。」

「煜兒不孝，的確不值得娘親信任。」華煜低下頭，若有所思。

「好啊，你們母子倆也真大膽，居然在廊道上就聊起怎麼宅鬥娘娘了。」

聽見這個聲音，華煜重又露出了笑容，回過頭看去。

安若怡也立即認出聲音的主人，正是另一個與她搶夫君的女人。

「小姐，這不就是玩笑話嗎，別當真了。」玉顏對宋裊裊福了福身，才轉而向安若怡介紹道：「夫人，這位是將軍的義妹。」

既然是義妹，就該是宋裊裊向安若怡見禮，但或許跟著一群大男人在戰場上多

年，宋裊裊的個性完全也不拘小節，她走上前，豪爽的道：「我聽義兄說大嫂個性溫順，以為是一個任人揉捏的軟柿子，想不到這麼有個性，大嫂，衝著這一點，我喜歡妳。」

宋裊裊這般熱絡，讓安若怡有些驚訝，宋裊裊的父親是前朝的官員，雖然改朝換代後她與一般平民已無異，但還是自視甚高，上一世安若怡覺得她看不起自己，所以才不喜歡她，可如今，安若怡卻有了不一樣的想法。

「妳的意思是，如果我逆來順受，任由蘇姨娘欺負，妳便不喜歡我？」

「當然，我最討厭唯唯諾諾的女人，真是丟我們女人的面子。」

安若怡終於忍不住掩嘴笑出聲來，原來……是如此嗎？這是宋裊裊討厭她的原因？可是她終究會與自己搶夫君啊！思及此，她又笑容頓失。「總不會妳討厭蘇姨娘，是因為她要跟妳搶男人吧？」

宋裊裊的笑容因為這句話猛地一僵，隨即露出嫌惡的表情。「大嫂，不要說這麼噁心的話，義兄就像我的親哥哥，喜歡他就像是搞亂倫……」說到這裡，她還打了個冷顫。「真的好噁心！」

宋裊裊真的不是對華磊有意？想到「夢中的煜兒」也曾對她說她是被設計，誤信了華磊及宋裊裊有染，難道也是真的嗎？

安若怡無法立刻相信這件事，畢竟她連自己為什麼重走一次人生都不明白，怎麼可以輕信了夢中的那個聲音。

她可以讓自己不對宋裊裊存有偏見，但她不能不懷疑她。

「好，我不說了，希望妳要記得自己的話。」

「當然，大嫂妳想想，如果我真喜歡義兄，義兄怎麼敢把我安排到纖雲閣來專司看護妳的身子，不怕我下藥毒死妳還是說話挑撥你們嗎？」

這一點安若怡倒是真沒想到。「我果然是婦人之見了。」

「婦人之見？光憑妳剛剛在將軍府大門還有大廳裡的表現，妳這婦人之見可謂之令人驚豔啊！」

安若怡再次勾起微笑，前世任何時候她對宋裊裊的笑容，都沒有此時來得真切。

「我怎麼覺得妳有點唯恐天下不亂。」

「當然，我是混世女魔頭啊！」

「混、混世女魔頭？」安若怡聽她這麼自稱，是真的發傻了。

倒是華煜笑得可開懷了。「娘，裊姑姑好有趣啊！」

「咗！什麼姑姑，我才大你九歲，這麼叫把我叫老了，叫姊姊，裊姊姊。」

來到正廳裡，纖雲閣裡負責伺候的奴僕已經排成一列等著拜見主子，待安若怡稍事整理後，再回到廳裡，由總管秦保負責向安若怡一一介紹那些她早已非常熟識的奴僕。

看見一屋子的箱子，她熟門熟路的打開其中一只，拿出一個小木盒，一打開，裡頭滿滿的金瓜子。

這金瓜子是皇帝賞給功臣的，據說只送出二十盒，華磊就拿到了三盒，一盒給了華老夫人、一盒給了安若怡，一盒則留著備用。

前世的她真是窮怕了，由於婆婆強烈反對由她來掌家，最後華磊依了母親，但他堅持絕不能讓妾室地位凌駕正妻之上，所以最後掌家的人就成了婆婆。

婆婆掌家的第一把火就燒向了她，這一廳的箱子都是華磊派人扛來的，裡頭全是要送給她的禮物，但她才剛把每個箱子看了遍，就被婆婆派來的人扛回去了，就是秦保，標準的趨炎附勢之徒，當時玉顏為了阻擋他，還被他推倒在地。

她沒有錢可以打賞是其次，婆婆當家，吃的穿的常常「忘了」送來纖雲閣，每月的用度也是東扣西扣之後剩下的，連維持要給僕人們的月餉都不足，最後，她多年來開鋪子賺的，原本存著要給華磊返鄉可以做個小生意的錢都拿出來墊了。

反正他貴為大將軍，是看不上那筆小錢了。

漸漸的，當那筆錢用了過半後，她知道自己不能再繼續坐吃山空，所以她退了不少僕人回大宅，說她不需要那麼多人伺候，才勉強維持住纖雲閣的用度。

不久後蘇霏雪辦了一場賞花宴，邀請不少朝中官員的家眷前來，當時的她不知道蘇霏雪是不是有意的，但如今的她當然明白蘇霏雪居心叵測，她以妾室的身份辦賞花宴，已經削了她正室的面子，沒想到花賞著賞著，還把那些家眷帶進她的纖雲閣，要她們看看纖雲閣裡的那座大花園。

由於遣回了不少僕人，纖雲閣的大花園沒人整理，哪裡還有什麼爭妍的花兒，只維持了如茵的草地不生雜草而已，連那座中央立著石雕的大池塘也抽乾了，眾人看了難免笑話她一個將軍夫人怎麼住在這麼寒酸的院落。

這件事讓華磊成了笑柄，而後對她發了一頓脾氣，即便事後他一再解釋當時他是因為心疼她如此苛刻自己，她都沒再相信他。

將軍的面子要維持，但婆婆依然每月苛扣她的用度，她能怎麼辦？只好又偷偷做起頭面生意，還真攢了一些錢銀。

只是將軍夫人竟然做起了生意來，這又讓她被當成茶餘飯後的談資，最終傳入了華磊的耳中，在一次她命玉顏去送貨的途中，被華磊逮個正著……

「娘！娘！」華煜看著發呆的母親，搖了搖她的手臂。「娘，妳怎麼捧著一盒金瓜子發呆啊？」

安若怡的思緒被拉了回來，她給了每個奴僕幾顆金瓜子，秦保的身分不同，她給了他一錠金元寶，還另外給了他一只玉鐲子。「這玉鐲子就送給秦總管的夫人。」

「這、這怎麼好意思。」秦保嘴上推拒，但雙眼可是晶亮晶亮的。

「好了，你先回大宅去忙吧。都散了，我喜歡安靜。」

秦保帶著所有奴僕離開。

安若怡再由箱子裡取出一個精美的小荷包，在裡頭塞滿了金瓜子。「玉顏，這只荷包給妳，如果妳有家人，就讓他們過得好一些。」玉顏當然有家累，只是現今的她和玉顏還不熟，所以不能明說。

前世她曾發現玉顏在縫補舊衣裳，問了才知道她那身衣裳已經穿了很多年了，她有爹娘及三個弟弟兩個妹妹要養，平常她的月錢都送回家，自己過得去就好。

「這……這太多了，不行。」玉顏捧著清冊的手背在身後，不肯收那些金瓜子。

「我給的就可以，我相信妳會是我最忠心的身邊人。」

安若怡堅持，連宋裊裊都開口了，玉顏才勉為其難的收下。

但安若怡還沒送完，她回頭又從另一個箱子裡拿出兩匹布料，那兩匹布料只能算中等，本就是華磊準備著讓她打賞僕人用的。「還有這兩匹布，妳拿去做兩件新衣裳，以後除非是三年內的衣裳，否則不許補了再穿，知道嗎？」

「可是……」

「還可是，讓人笑話我寒酸，我唯妳是問。」

玉顏一聽攸關夫人的顏面，再不敢推拒，乖乖的收下。「是，夫人。」

安若怡轉而拉著宋裊裊的手，招呼她一同坐到主位，由另一個箱子裡取出一只木盒，她記得這東西她當時看了就喜歡，只可惜沒在她手上留太久，不久後她便在蘇霏雪的頭上看見了。「裊裊，這簪子雖然不是鑲著多珍貴的寶石，但妳信我多年來的經驗，這絕對出自名匠之手，這簪子送妳當見面禮。」

玉顏心中意外，這幾個箱子光清點她都花了好些時間，本想跟夫人核對後送入庫房的，怎麼夫人好像不看清冊，就知道哪些箱子裡有什麼一樣？

安若怡看了看，終於看見了三只陌生的紅木雕花箱。「這三個箱子哪裡來的？」

玉顏更意外了。「夫人怎麼知道這三個箱子來處特別的？」

安若怡心中一驚，「只有這三只箱子花樣不同。」

「聽說這是姨娘剛剛派人扛來的，奴婢還來不及清點，看清冊裡寫著箱子裡頭有雲錦三十匹，各式首飾三十件，說是不同色的雲錦有不同樣式首飾可做搭配。」剛剛送來的？安若怡收起笑容，上輩子蘇霏雪可沒在她身上下這麼多功夫，是因為看她如今是掌家的人，才有了心思奉承她吧。

「不用清點了，退回去。」

「等等！」正在欣賞那支簪子的宋裊裊，聽到安若怡這麼說，立刻出聲制止，「反正她有銀子又想巴結大嫂妳，妳就收下又何妨？看她不喜，不想用她送的雲錦做衣裳，那就拿來做桌巾，堂堂的將軍夫人，用雲錦做桌巾，多氣派啊！」

安若怡白了宋裊裊一眼，這種損人的念頭只有她想得出來。「妳這是害我吧，那不正給她笑話我的機會，說我不識貨。」

「總之，就是放在庫房當防塵布都好，別退回去讓她多做三十套新衣裳去勾引義兄。」

「妳……好像真的很討厭她？」不管未來她們會不會成為情敵，但總覺得現在的宋裊裊應該是她的盟友。

「當然，她懷疑我跟義兄的關係，暗地裡給我施拐子，我有回陪著義兄和她去參加一場宴會，不過是跟一個義兄的副將多聊了幾句，她就整天煩著義兄要把我許給那個副將。」

華磊多年征戰有不少下屬，最信任的是兩名副將及一名近身侍衛，如今兩名副將皆有官職了，唯有近身侍衛陸風還跟著華磊。

「妳不喜歡那個副將？」

「當然不喜歡，我眼光很高的。」

看見宋裊裊說著說著就紅了雙頰，安若怡發現她真的想錯了，宋裊裊心裡其實另

有其人，剛剛提到華磊時，可不見她露出這般羞怯的模樣。

「遇到喜歡的告訴我，我幫妳去說媒。」

宋裊裊一聽，不依地雙手叉腰，跺著腳。「大嫂這是在笑話我，還是真擔心我跟你搶義兄，想像蘇霏雪一樣趕快把我嫁出去？」

「或許是後者也說不定喔！」

「討厭！就衝著這一點，我不要跟你說那到底是誰。」

不管是安若怡還是玉顏，甚至連華煜，都因為宋裊裊說溜了嘴，一個個捂著嘴笑著。

「你們笑什麼啦！」

「裊姊姊，妳剛剛向我娘承認妳有意中人了。」

「我、我……我沒有啦！」

安若怡見宋裊裊害羞得就想奪門而出，連剛剛送她的簪子都沒顧上要拿，連忙起身抓住她的手，讓她坐回椅子上。「或許我幫你在將軍面前說說，讓他出面作媒，妳真能如願也不一定，妳確定真不告訴我？」

一向大方的宋裊裊第一次在安若怡面前露出嬌羞的小女子模樣，安若怡又氣又悔，氣自己過去怎麼就沒看出來，平白失了一個朋友。

宋裊裊這個性，說來她挺喜歡的。

「就、就是、就是陸風啦！」

「陸風？那個悶葫蘆？」安若怡很意外，她在將軍府一年，聽陸風說話大概不超過十句，平常也總是面無表情，宋裊裊怎麼就心儀他了？

「其實他就是靜了點，但個性不錯的。」

「這樣啊……這事我擔了，我一定促成你們的姻緣。」安若怡有些心疼宋裊裊，她父母不在了，總不能一個女孩子家自己去談親事，華磊是個大男人，想必不會注意這事，而她這個大嫂，前世只忙著嫉妒她、提防她，都忘了幫她留意終身大事，她都十九歲了，還待字閨中，說來是她的錯。「裊裊，是大嫂對不住妳，沒有幫妳安排好終身大事。」

「大嫂，妳這才剛被接回將軍府，我這年紀沒嫁又不是妳的錯，別這樣說。」見安若怡一臉自責，宋裊裊出言勸道。

「這一回我定會好好幫妳。」

這一回？不過宋裊裊並未多加探究安若怡古怪的說法，光安若怡這麼在意她，她就更覺得要幫幫這個可憐的大嫂，明明辛苦了十年，好不容易盼到夫君回來了，居然要跟人共享夫君的愛。「大嫂別顧著擔心我，還有妳自己，妳的夫君可要靠自己牢牢抓住。」

宋裊裊怎麼能明白那一年她所經歷的苦痛，在看見等在將軍府前的蘇霏雪時一下子全湧了上來，她累了，不想爭、不想奪。

「裊裊，黑夜之所以駭人，就是因為看不見，不知道前方有什麼等著妳，所以害怕，不敢舉步，妳可知道這一回我已心死，不屬於我的何苦強求。」

「什麼這一回上一回的？什麼不屬於妳的？說這什麼話！答應我，不要不戰而

降。」

宋裊裊陪著華磊打仗的這些年，常常是抱著醫書在研讀，有一回她不經意的抬頭，發現華磊正看著她，但他的眼神似是透過她看見了其他人一樣。

她問華磊在想什麼，他說，他的生命中曾經有一個女人，也常常這樣捧著書讀著，有時不經意撩起垂落的髮絲塞在耳後，露出她又美又精緻的側顏，十年征戰，長夜漫漫，都是那個畫面伴他度過思念之情。

可是他最愛她看書的樣子，也最怕看她看書的樣子。

他說她的一切都是那麼美好、那麼高不可攀，每每看她研讀艱深的書冊，他就自卑自己大字都不識一個。

那時她並不知道華磊成親了，只以為戰禍不斷，他或許有一個死在戰爭之中的心儀之人，直到尋回了安若怡那日，她發誓她在華磊的眼中看見了淚光，那種融合了失而復得以及深情不移的目光。

華磊當了將軍之後有能力了，曾派人回老家去看過，這才發現老家已然傾倒，自然住在裡頭的人也不知去向，若不是他被封賞的皇榜昭告天下讓安若怡看見了，只怕他們雖住在京城裡，卻難相逢。

宋裊裊可不想看著這樣的深情苦戀被蘇霏雪給破壞了。

安若怡輕輕嘆了一口氣，攏起好看的娥眉。「別說了，我自有想法。」

「不行！不可以放棄，至少……至少再多考慮考慮，別這麼快下決定，義兄心中真的有妳的。」

安若怡猶豫了，說她不愛華磊是自欺欺人，即便經歷過那悲慘的一年，臨終前，她依然惦記著他，可她有心力再去爭一次夫君的寵愛嗎？已經失敗過一次的她，這回能夠成功嗎？

安若怡看著等待她答覆的宋裊裊，終於點了點頭。「我答應妳再考慮考慮，不輕言放棄。」

「太好了！」宋裊裊幾乎都要鼓掌歡呼了。

「好了，別說我的事了，這簪子妳一定要收下，如果妳真這麼討厭蘇姨娘，那妳以後要常常戴著這支簪子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宋裊裊不解，這簪子素雅，像她及安若怡可能會喜歡，但像蘇霏雪那樣裝扮奢華的女子，怎麼可能看得上眼？

一旁的玉顏看了那支簪子許久，像是突然想起什麼，「奴婢記得這支簪子是護國將軍送來的，說是要給將軍夫人的，那時候奴婢還是將軍的貼身婢女。」

護國將軍文鴻煊，跟華磊一樣都在義軍之列，兩人皆是重要功臣。

「那個時候連義兄都不確定大嫂是不是還在世。」

玉顏當然明白，所以她的意思並不是文鴻煊送禮的對象是安若怡。「奴婢猜測，文將軍應是與將軍有交情，知道將軍將再娶，只是他不知道將軍不是要娶妻，而是納妾，所以這原先應該是要送給蘇姨娘的。」

宋裊裊冷哼一聲，「對人家的妾室這麼好做什麼，文府和蘇府是舊識嗎？嘖，總不會是老情人吧？」

一旁從玉顏手中接過清冊，開著箱子一邊幫忙清點，一邊找樂子的華煜，聽到宋裊裊這麼說，動作頓了頓，才又繼續翻找箱子裡的新奇玩意兒。

沒人注意到他這稍縱即逝的異狀。

安若怡無奈，怎麼上輩子沒發現宋裊裊老是這麼口沒遮攔。「裊裊，別讓他人聽見了背後告妳一狀。」

宋裊裊吐了吐舌，自知理虧。

蘇霏雪應是認定這簪子的主人是她，才一直想著要回去，對於這一點，安若怡是想挫挫她的銳氣。「既然如此，裊裊，這支簪子就更該送給妳了，在我身上保不住又會被收回去，唯有戴在妳身上，才能氣氣蘇姨娘。」

「好，那我就收下這支簪子了，從明天開始我天天戴著它，直到把蘇霏雪氣到吐血為止。」

玉顏也在心裡叫好，她不喜歡蘇姨娘，太善妒了，連她跟著將軍當貼身婢女的那段時間都吃了不少排頭。

「這一回，有妳們在我身邊，即使最後我還是爭輸了，至少我不會孤身一人離開。」

「妳怎麼老是說一些讓人聽不懂的話，妳不會離開的。」宋裊裊回道。

幾個大人說著話，沒有人注意到華煜停頓了尋寶的動作，轉而看著安若怡，那眼神之中有著不符合他年齡的深沉……